



西厓集 五

呈文書

卷十四





西崖先生文集卷之九



呈文

百官呈司 天使憲陳情文 癸巳冬

朝鮮國陪臣原任議政府領議政鄭澈等謹呈為陳情
事竊照小邦不祿遭此禍變欽惟 聖天子赫然震怒
討誅兇醜拯濟危困小邦生靈免於塗炭而 宗廟社
稷更得完保斯固事絕前聞 功隆往牒而德意之厚
際天塞地非小邦君臣糜身粉骨所能報稱即又老爺
台座奉承 天子明命慰撫瘡殘戒勅踈緩欲為小邦
謀善後之圖載色載笑莫非出於終始全安之意小邦
之人傾瞻德範仰聆至教洒然如獲再生不得不更以

區區憫迫之情及時奔走徹聞於咨諏之聽以來道達於天日之明伏乞老爺哀憐照察焉謹查小邦前於辛卯夏日本賊首遣妖僧玄蘇來叩邊門投書其言絕悖脅小邦以從已小邦君臣為之痛心疾首知必有賊變即差使臣馳奏京師又分差巡察使金晬于慶尚道李洸于全羅道尹先覺于忠清道巡邊使由砥李鎰于京畿黃海道點閱軍丁修造軍器繕築城池又以慶尚道前所受敵之地增築釜山東萊密陽金海多大浦昌原咸安等城鑿深壕塹其內地無城處如大丘府清道郡星州牧三嘉縣永川郡慶山縣河陽縣安東府尚州牧悉發民築城又慮人情狃安怠慢國王連發近臣承

旨等官閱視催督其違慢失機者以輕重行罰至壬辰三月釜山僉使鄭撥飛報對馬島曹平義智舡來泊浦口投書僉使有借道等語小邦聞之益駭且憤斥還其書而飭邊吏驅出境上不許容留等候義智回泊釜山浦海島絕影島數日快快而去既而四月十三日而賊已犯境矣釜山陷僉使鄭撥力戰而死翌日東萊又陷府使宋象賢教授盧蓋邦梁山郡守趙英珪以下將官軍民死者數萬餘人密陽府使朴晉率軍連戰於梁山密陽之間皆敗密陽又陷時賊兵銳甚倍途無行人心駭動列鎮不及相援巡邊使李鎰迎戰於尚州城外未及布陣而賊奄至以鳥銃四面衝之軍潰鎰僅以身免

從事官弭文按理尹暹修撰朴堯尚州判官權吉等皆
一死之尚州民所在相聚力戰無一投降者死者尤多闔
境為之殘破鎰收率欲退保烏嶺有申砬以巡邊使在
忠州邀鎰共守忠州賊訶知無備連夜踰嶺徑進圍城
砬出戰敗死我軍為賊所擠悉赴金灘江水為之不流
忠州在京都上流忠州已失則京城不可守矣先是都
人以李鎰申砬皆以重兵扼險日望捷音而敗報奄至
且城中精壯先為申砬李鎰及諸將官抄領帶去諸道
援兵亦未及召聚於是寡君知事勢已急分遣王子及
宰臣召募四方身自口遷欲稍近 上國地方得投誠
乞 恩於 天子之庭以圖恢復雖非守國之經道亦

揆事之權宜也而果蒙 天地生成之恩得有今日此
賊變以來事情梗槩也前年六月寡君在義州日憂糧
餉匱乏不足以接濟軍興差判中樞府事柳成龍帶同
吏曹正郎辛慶晉濟用監正洪宗祿等點閱一路糧餉
又連遣商山君朴忠保禮曹參判成守益同知中樞府
事李輅全城君李準各在管領驛站董草催糧今年正
月初八日大軍克平壤又專差戶曹判書李誠中率佐
郎金繼賢李自海隨軍一行勾當糧草又催朴忠保仍
應管察轉運又差分戶曹判書權徵帶同從事官黃致
敬權快中樞府經歷申黈入江蘇喬桐盡發公私藏蓄
添補軍餉仍督忠清全羅海路漕運陸續輸到開城又

遣司諫院正言黃克中按視勤慢又令大臣議政府右
議政俞泓總督諸務並晝夜催儆不許時刻稽緩四月
廿日賊離都城其日大軍入城五月大軍追賊南下戶
曹判書李誠中仍隨大軍管糧不期七月誠中在咸昌
病故召調度官弘文正字尹敬立暫管其任馳啓國王
即遣本曹參議鄭光績往代又分遣吏曹判書李山甫
調度使姜籤于忠清道檢察使金瑱調度使邊以中任
發英等子全羅道搜括軍糧續遣弘文館校理朴弘老
催督兩道轉輸去後即以承奉經略秘計料理善後事
宜速遣工曹參判李輅同佐即崔洽旬當設險等事
其中操練軍兵一款已委諸道都巡察使權慄在劉總

兵營下悉發三道民丁軍壯赴營聽調又遣議政府左
議政尹斗壽提總並不敢違慢只有光海君自前年變
後跋涉山川蒙犯霧露致傷榮衛久不痊可未免暫留
海州尋醫下藥繼聞有 聖旨惶恐感激不敢言病已
力疾赴都朝夕南下外日竊伏念小邦微弱一為狂寇
所乘不能自振勞 王師暴露已浹一年藩屏之任不
效重貽 聖天子東顧之憂罪已無所逃矣第以小邦
於此賊有不共戴天之讐萬世必報之怨既殘夷我社
稷發掘我丘壠屠戮我生靈係累我子女蕩盡我財穀
邦域之內凡有血氣之倫莫不腐心切齒欲前死於賊
况倚仗 天威圖寇後患是何等大事何等機會亦何

心而世世寬縱以自趨於覆亡之域辜負再造之恩
哉然而未能者特以賊未退耳賊未退故力未暇力未
暇故事不逮雖欲生聚訓練以收桑榆而顧未能自振
此小邦之日夜所悶也今賊之在慶尚道者蔚山之西
生浦也東萊也釜山也梁山之上下龍堂也金海也熊
川也昌原也海中則加德天城也巨濟之永登浦也場
門浦也小邦猛將精兵前後力戰而死於咸安晉州之
間者無慮數萬餘人賊首尾連亘於左右道數百里迭
出搶掠猶幸天兵壓臨於大丘慶州故蔚山之賊不
得踰慶州東萊之賊不得踰大丘而西北本國諸將李
膺高彥伯洪季男宣居怡等亦得藉虎豹在山之威收

拾零殘之卒分頭把截於宜寧蔚慶之間逐日血戰又
以巨濟之賊水犯全羅之境甚易故令三道舟師將李
舜臣元均李億祺等領水軍萬餘把截於閑山島以備
西犯之路此小邦今日備賊形勢大槩而其他調發之
軍悉赴總兵營下聽候訓練至於糧運所出則皆倚辦
於全羅一道雖百計措畫晝夜催督而道既險遠人力
易竭然往不敷豈敢故行急緩若夫計慮被費以入以
安反側尤係今日急務不容少忽且念小邦人民世被
聖主東顧之化稍安新鑒於覆轍之中宜若息兵
服憂勤之德故不敢滿暇紀述賊之蹂躪無宜之流
之失其所益心者一則事六二則恤民以此二十七

年之間生齒日繁田野日闢道無賊盜上下無虞故免鋒
百年殷庶之業一敗塗地嗚呼尚思言外之罪而後事
或疎緩未及期會此實臣子不能奉命之罪而後之所
以焦心切骨圖雪國恥者曷貴斯須忘哉日不遑食夜
不設枕一念惓惓天地鬼神所共監臨惟其如此故民
心切於思舊義士奮於垂亡自歎一隅之孤城之後慷慨飲
泣各自呼聚以圖興復者正此等起不可殫記往往力
戰不屈以身徇國節義表表於世亦多有之如倡義使金
千鑑僉知中樞府事高敬命金海府使李宗仁巨濟縣
令金俊民忠清節度使黃進慶尚右道節度使崔慶會
原任佐郎趙憲原州牧使金梯甲淮陽府使金鍊光晉

州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慶沃川郡守權希仁義僧將
靈奎海義縣監鄭名世慶尚右道節度使柳崇仁節度
使金時敏東萊府使宋象賢僉知中樞府使劉克良祥
雲察訪南廷凝保寧縣監李義精等或捍禦孤城或衝
犯賊壘縻身鋒刃而不思偷生賊在小邦今已二年而
實無一介守亡之臣世族之士污身迎降者雖無知愚
民庸丐賤隸一時為其係累不能自拔而少有間隙旋
卽逃還京都之民自賊入城莫不淬礪刀劍日望外兵
以圖內應賊知其終不為己用乃於正月廿四日設詐
屠殺滿城流血至於慶尚全羅忠清四道之民內
供調度外事征役易子析骸之困無不備有而一聞命

下甯富道路老幼男婦負戴追隨而少無怨咨民心所
在亦可見矣而興寧之本其不在茲乎所患昇平既久
以言其紀綱則解弛以言其器械則不利以言其軍卒
則未鍊以言其將帥則未材槍攘之變驟到目前而不
遑於措手是耳目今 天威已震醜類號魄退遁沿海
徘徊前部雖其兇謀有難測度而大勢已挫矣小部若
稍假日月支撐不亡得鍊兵聚糧以圖後效固萬萬大
幸亦望 天朝畢此大 恩而遠布威靈勿使涓涓之
微又至於懷襄而已古人云咨訪使臣之大務伏乞老
爺將此事情一一轉報 朝廷使小邦得免罪戾而海
上妖氛一舉廓清三韓數千里生靈永被拯濟之澤豈

不幸哉豈不快哉辭煩不殺冒瀆尊威死罪死罪

呈司 天使陳賊情文

謹呈為詳陳賊情事查得本國八道之中惟慶尚一道
幅員最廣郡縣最多分為左右道以洛東江為界正北
則江原道西北則忠清道正西則全羅道若慶尚道不
能保為賊所據江原忠清全羅莫非被兵之地雖有烏
嶺竹嶺秋風等嶺之險而他路細徑之旁出者難可盡
備自尚州出於忠清道報恩水同黃澗由咸陽出於全
羅道雲峰由晉州出於光陽樂安南原之境水路則自
巨濟出於順天特曠息間界今賊雖假降乞貢退離王
京而徘徊屯結於慶尚道沿海之地廣占窟穴設築城

正風先生集卷九 七
柵往徃四出焚掠使我疲於奔命自至園劇然後徐起而乘其弊其克謀所在灼然甚明不可以不察也據賊兵所在左道則蔚山之西生而臨慶州密邇其他東萊釜山機張彥陽梁山峰屯蟻聚數甚多右道則金海熊川昌原菁浦而充斥之勢日及於晉州咸安宜寧章溪之間又加德天城及巨濟永登浦栗浦玉浦知世浦水軍節度使營在海中而距熊川金海纔數十里小邦以此為南門戶而地產船材土且肥饒賊方分兵屯據修造舡隻以為水路西犯之計姦謀所蓄必非徒然此豈無故自退者耶小邦二年與賊相持備諸賊情強則示弱進則佯退恍惚變幻不可測度尤善於誘引往時

賊欲渡臨津我軍累日隔水相持賊一日焚其廬幕聲言退遁我軍信之發軍追躡而為其所敗賊遂乘勢渡江今年六月賊收兵退金海亦若遁去之狀我軍數萬餘人進駐咸安既而賊悉眾大至諸將不能抵敵賊又乘勢圍晉州八日城陷小邦猛將精兵皆死於此戰滿城殲盡全羅及慶尚右道皆恃晉州為固晉州既陷而人心危懼益甚故賊之凡言欲退者皆弛我軍情而求逞姦計必預為備益密庶可不墮計中也大抵賊既蕩盡我財帛擄掠我子女而兜心未厭桀逆滋甚雖云以釜山為界而兵志則不在於釜山或言以漢江為界而其志則不止於漢江也明年春汛更集醜類乘我困

疲再肆吞噬則全羅以北必無保守之勢即賊無縱橫
於西海黃海平安次第瓦解斯固不待識者而寒心者
也自古夷狄難以信義懷服必須伸縮操縱之權在我
然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羈縻則能得順伏如其不
然則羈縻之說適足以益其驕心而已小邦於此賊非
徒有不共戴天之讐存亡成敗決於呼吸安有泄泄怠
慢之理但賊勢緩急不能盡徼於 天日之明而事勢
危迫日甚一日萬一大事不濟小邦之亡有不暇恤獨
不為 聖朝東顧之憂乎夫機難得而易失事易去而
難追及今圖之猶可為也何者寒節未盡也春汛未迫
也賊衆猶未集也如蒙 天朝照察此間情狀急發精

兵星馳南下與劉總兵見屯之兵合勢進勦風馳雷擊
出其不意旬日之間廓清海徼然後長戰勁弩臨海以
守三道舟師列泊海岸多備火炮器械以待賊到則數
年之間賊不復生心而小邦亦得收拾餘燼生聚訓練
以圖後效矣夫倭賊留在敵境勢益鷙張而乃有賊已
渡海之說甚違實情恐益誤事此小邦君臣之无切痛
悶者惟幸老爺承 天子明命來臨敵邦若不以武等
危迫之形悉達於 朝廷小邦更何所望一國生死存
亡之機全在於老爺處實千萬哀之憫之拯濟百萬蒼
生之命於危困之中為萬世長計不勝幸甚

呈兵部宗侍郎 應昌文 癸巳十月

守備胡澤經歷沈思賢呈稱云云據此先該本部屢經
移咨請 三設險守國復差胡澤沈思賢會同該國陪
臣親行踏勘去後今據前回為照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倭奴去歲直入王京以沿途有險不設故耳今
據呈報前來誠萬分不可緩者為此移咨請 三查照
速行仍將舉行遣官興立運糧各緣由咨復立等外劉
仰本官照劉事理聽 王派定輪流上緊前去會同劉
總兵催督戶兵工曹陪臣如議上緊幹辦刻期完成具
奏本官既為該國相臣當念國步艱危主憂臣辱亟

為亡羊補牢久病蓄艾之計萬毋泄泄致誤修守等因
查照蒙此先該本年六月二十日卑職啟蒙 國王差
遣體察慶尚道七月初五日到高靈縣數日劉總兵自
大丘移鎮陝川卑職趨詣麾下以聽約束其時晉州新
陷賊兵充斥於草溪宜寧三嘉丹城之境民心疑懼率
皆荷檐而立賴劉總兵與吳遊擊各率天兵把住要害
以此賊不敢深入逡巡退歸未久卑職又承 國命還
來然其沿途所歷形勢大槩可得言也賊兵方屯據
邊邑東萊釜山為其窟穴西生浦機張玄陽金海熊州
昌原為其首尾又海中諸島天城加德巨濟皆小邦之
地而距金海熊川水路纔二十餘里而望全羅界甚通

西唐先生文集卷六
十
賊兵分屯其處築壘造船窺覷我虛實為水陸西侵之計今既已迫冬深而尚無渡海之狀其奸謀所蓄必不徒然此乃小邦危急存亡之秋所當深懲往失圖愆後患之不暇往時小邦自沿海一帶以及內地多設築山城往往控扼要害有百二之險而昇平既久亭廢不修緩急無所恃如大丘之山城仁同之天生城是其一也此外宜寧之鼎津三嘉之山城陝川之冶爐山城星州之伽倻山城皆係天險而當賊兵內侵之會尤當次第修葺積粟屯兵堅守不動而清野以待賊前無所掠後有所憚其於保邦禦寇之策委為便益除已啓聞 國王請下本道帥臣及地方管轄之官收拾民力漸次修

守外今蒙剴付條列事宜至詳至悉措寘指授若視諸掌策勸勸誘之切惓惓如此卑職奉書悲感不覺涕泗之橫集所患慶尚一道酷被賊禍甚於他道自大丘以上以及聞慶數百里內人烟斷絕蓬蒿滿野寸穗未收調度糧餉皆取諸全羅忠清二道樞負飛輓如蟻聚垤日憂難繼人力窮屈不遑及他眼前雖有可行之策而動未赴機然豈敢以事勢之難自畫而不自盡其所當為者以重罪戾於仁庇之鑑除已節次馳遣檢察使金瑣調度官邊以中于全羅道吏曹判書李山甫成均館典籍姜鐵于忠清道弘文館校理朴弘老正字尹敬立于慶尚道催督糧餉又遣戶曹參議鄭光績工曹佐郎

崔洽往赴劉撫兵營裏聽候分付今又啓知 國三差遣議政府左議政尹斗壽星夜前赴軍前遵依劉付內事宜施行外卑職竊伏惟念慶尚一道乃小邦門戶北連江原道西接全羅道西北連忠清道竹嶺爲嶺秋風等處雖係扼塞要害之地而其他細路他徑之旁出者非止一二若慶尚南邊賊留不退則內地不可保譬如容賊於戶庭之間而但備堂奧今與寇相持已盈二年小邦財力益竭兵民益疲所恃以支撐者天兵而其所望於老爺者益深且切爲此不勝祈懇迫處之至謹此具呈伏請照詳施行

晉州陷後陳賊勢呈李提督如松文癸巳七月

體察使柳成龍謹呈爲緊急倭情事車職前月二十一日離王京初聞慶尚左道倭聲緊急馳向左道行到安東又聞晉州被圍星夜前進至高靈路中聞晉州於一十九日已被倭賊陷沒滿城將士屠戮殆盡不得已來陝川督令督捕使朴晉助防將朴名賢別將朴宗男等收拾敗散餘卒把截草溪幸有劉統兵吳遊擊兩老爺率兵分駐陝川高靈以作聲援因此倭賊不敢乘犯陝川高靈兩邑時僅支保近據體探人所言倭賊自陷晉州大半還向宜寧其餘一二運向河東智山等處三嘉州城草溪晉州皆無賊又連據哨探人回報宜寧之賊漸次退向咸安昌原焚其營寨卑職據此參商南方一

道保障惟在晉州自前城池頗完將卒頗精器械頗利
近曰調度轉運闔境盡出本州牧使徐禮元以支待天
兵在武昌判官成守慶在密陽聞賊兵已近始狼狽入
城自前月二十二日被圍晝夜血戰八日而外援不至
竟不能守人皆冒刃抗戰一無順賊偷生者小邦領兵
將官近在數十里外者亦不無其人而託以賊勢浩大
逗留不救使東南藩蔽之地一朝灰燼而賊益乘勝遂
犯湖南其罪不可勝言除已啓聞國王按律科斷以肅
軍政外倭賊謫詐萬端非能有常勝之技特棄我不備
虜我人民以添其兵曰我糧餉以食其軍不懼 天威
跳梁不已知晉州城堅恐難易取則托和議以緩天

兵之援及晉州已陷則其志已遂乃復橫突湖南侵侮
無已其為奸計已甚較然而沈遊擊挾倭使與俱安知
此賊不曰此而欲窺覷虛實於 中國耶今日事勢亦
略可見和之不可恃也明矣卑職衰病書生不閑軍旅
徒有慷慨死國之心實無應變之才且所任乃體察地
方手下無一卒一甲俯仰痛心計無所出惟於被搶地
方招集人民撫綏離散至於施長策而馭鯨鯢以安小
邦塗炭之生靈且以杜天下無窮之禍以答 聖天子
威命則專望於諸老爺謹此泣血呈稟

面報顧經略養謙劄 叩

陪臣柳成龍等謹呈為遵奉明旨宣諭屬國早息事機

以自圖存言准兵部咨議太常道為東事議論日多仰
遵明旨俯集眾思以決成信重云云等因奉此卑職等
竊自參詳六臨機制變之謂機曰事力圖事之謂智天下
之事不可以一槩論也小邦遭罹賊禍三載于今蕩敗
已極不能自振生死存亡悉候 天朝成美之歸於此
際惟利害之所在洞燭小邦之重勢其欲全安保存者
無所不用其極賜以割付指諭等復不啻如耳提而面
命職等雖亡國賊臣愚甚守株而其於老爺開示之意
敢不感激祇承以圖自免於禍敗耶第以前年陳奏賊
情一事則非敢故為張皇實出於憫迫之甚也蓋其時
倭賊雖退離都城而分擾南邊設築城寨時復大肆殺

掠如晉州之陷是也小邦人心無不震駭皆以為賊情
如此萬一天兵以賊退而撤回賊奴乘虛而復肆則小
邦之亡無日矣不如早以邊上實狀更為 聞奏以聽
朝廷裁處庶幾終始得蒙拯濟之仁於 天朝事不
可已是用回謝 恩陪臣金晬陳奏上年六月以後賊
情譬如身蹈水火者惟望救於人之為急猶惡聲之不
入而呼之不疾其於音也有不暇擇小邦情事實類於
是以此而惹起煩言則實非小邦意料之所及也仍又
查得老爺蒞事以後自今年正月賊勢與前年稍異雖
如前屯據西生浦機張東萊釜山金海熊川巨濟等處
而搶掠少戢惟賊酋清正部下在林浪浦者一遭來搶

慶州被戎兵殺退而已目今賊屯據處時無緊急聲息
往往得走回人說稱賊酋行長禁戢零賊不復如前出
沒聲言等待封貢又於密陽三浪江岸構造房屋與賊
軍居住日供酒脯米豆傳遞上下公文以迎候 天使
為言雖其本情難知而邊報則如此矣小邦本擬備將
本年以後賊情委差陪臣馳奏適承諭帖敢不啓知
君遵依奉行夫以小邦以象爾之地與賊相持日月已
久財已竭矣力已殫矣往時七路俱被殘破而惟全羅
一道稍得保全故調度饋餉悉於此焉取辦以此耕耘
俱廢田野盡荒秋無所收春夏轉竭公私亦立餓等滿
野千里之內不見人烟小邦今日之勢窮蹙已甚更將

何恃可以為國惟日夜西望濟此垂亡之急者惟在於
天朝耳然大恩難再兵既不可復調糧亦不可復運
則到此地頭雖使小邦自為之謀更無可為蓋此賊一
日不退則小邦有一日難保之勢如蒙 天朝威信遠
布許其封款使賊 面渡海則小邦得於其間收拾餘
燼生聚教訓以圖桑榆使將亡之餘緒得延子遺之生
靈粗保其於小邦幸亦大矣小邦惟當恭聽祇候而已
又何容他辭於其間哉惟老爺憐察焉職等曰又竊念
方寡君之猝被寇禍失國西奔仰觀 明廷敢告危急其
時不亡者僅一髮耳實不料 天朝調大兵費錢糧攻
勦勅賊以存將滅之屬國乃至於此也仁恩隆洽生死

肉骨求之前史中國之救外藩未有今日之比小邦君臣雖糜粉隕結未足以報皇恩之萬一而經略宋應昌等命渡遼勤慰區畫提督李如松統領精銳躬冒矢石直搗平壤一鼓而拔之旋又遣官計出王京而却之邊境小邦之無國而有國者實文武大臣之功而其餘諸將領雖班官有重車所幹有不同其為小邦冒危圖存則一也感德思酬百世難忘豈敢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只緣小邦迫於喪亡無以自存赴懇天朝有懷畢達未暇避其煩擾哀辭苦語反為口實既沒兩大臣之偉績而今蒙咨示至有中傷之諭小邦君臣驚惶踉蹌無地措躬然揆其本情則實無他腸陰害君

具本差陪臣聞奏朝廷外幸惟老爺特加矜恕而為小邦終此大惠則小邦君臣雖死亦瞑目矣至於除糧賑饑節損軍食規畫纖悉無毫髮遺恨即小邦之受賜者大矣仰認曲成不知所言

書

答吳遵擊惟忠書癸巳八月

伏蒙賜帖且猥加以獎許之私感激之餘慚汗浹背鄙生在小邦亦嘗從大夫之後果有憂國憂民之實則國事不至此矣未知老爺何所取而得書過情之褒耶不敢當不敢當示喻倭奴狡猾詭譎無熟道路堤防當密衝要設險等事真是計敵備患之良策而其為小邦謀

又極長遠鄙生奉讀未半而感淚先下何者老爺自平壤之役衝冒矢石奮勇先登以成恢復之功奇績卓然今又提兵萬里鎮撫南服遮遏兇鋒保全遺民風餐露宿載罹寒暑其在常情亦已忘矣而方且益恢經遠之圖為永保無虞之計至於隆福威靈下詢愚賤斯乃自古大人君子之盛節而何止視見於今日此鄙生之所敬仰歎服感極而至於流涕者也詳日本為國邇在海中其始也部落分散不相統屬雖間出偷竊不足為大患自秀吉以詐隱篡集其主以威虐驅率其下處心積慮殆將十年欲逞非分之志而先自小邦始小邦若不幸而終不能支則彼必阻山海之險垂水陸之勢西

向指然而天下之禍將大矣今天威已震而彼乃詐降乞和以緩其伐徘徊前却以老其師窟穴東萊釜山以厚其根運糧儲粟散出搶掠刈取禾穀以為進取之狀此其兇謀詭計顛頑窺覷誠有如老爺之所命矣凡兵家以得形勢為重形勢既得則雖少可以敵眾釜山四面接連要害去處鄙生未嘗身親踏勘道里迂直山川阻奧難可遽悉除已行文左右道巡察使及元帥等官令急遣詳知地里慣於經歷者分設查勘明白畫圖逐一帖書來到擬更加查驗無誤呈稟麾下外姑以得於傳聞者略舉大槩言之釜山以北直路則有密陽府迤東海邊則蔚山郡及節度使營迤西則金海府此二

路皆係要害必守之地三處既固則賊雖散出於他路而堅城在後重兵在前有所牽掣畏憚不敢輕犯內地矣而年前自將帥無人不知出此纔聞釜山東萊之陷相繼進潰使賊肆意橫行其間雖有高山大川百二之險皆棄不守尚何言哉今蔚山兵營密陽已為我地即可修繕城池屯守重兵聚糧儲備器械以為堅守之計而力未暇及至於金海則猶為賊藪又不可遽論此外宣寧縣有洛東江下流而一沁達於晉州丹城名曰岐江其上十五里有鼎津最為要害往年義兵將郭再祐聚集鄉曲之民臨江據守賊兵屢至江外而不敢渡宜宣寧漢陝川之境獨得保全耕種不廢今夏諸將自咸

安見賊退社而不知列兵守鼎津之險賊乘舡渡江橫行於三嘉丹城以斷接兵之路而晉州固而不救此莫非人謀不臧之所致其他一縣一州亦有可據之險而難可毛舉在臨機處置之如何耳至於慶尚全羅忠清之境如求禮之頭取津咸陽之八良峴安陰之六十峴知禮之牛頭峴金山之秋風嶺聞慶之烏嶺尚州善山之洛東江豐基之竹嶺最為山川之險可以據守然若人不知備則細路他徑之旁出者亦不可不慮耳東海一邊則自慶尚左道達于江原道自江原道達于咸鏡道皆倚海之地而然南海多島嶼而東海無島嶼且水性悍急不利行舡故自前賊兵雖不無犯境之時而不

常有之大抵賊船必乘東南風來寇故慶尚全羅二道最所受兵之虞往年賊既陷慶尚道屢以舟楫犯全羅道有本道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舟師迎擊於巨濟洋中焚賊船數百賊終不得登岸全羅之境至今獨保者亦以此故耳鄙生不迂拙書生其於軍旅之事不敢妄言然竊嘗以淺見料之凡備賊譬如救火要使火焰不甚散燎然後人力有所施今賊兵實畏懼天兵餘威留屯於釜山一隅若蒙大軍回駐大丘葦處以遏東邊及直路衝犯之勢又連駱務將諸軍駐宜寧固城之境遮蔽西路回約束小邦水軍將李舜臣等悉率舟艦橫截於巨濟海中三路合勢牽綴賊兵則賊首尾皆有所憚

不敢輕動或出於逡巡遁走未可知如此然後小邦始得憑仗威靈收召離散繕葺凋敝儲粟鍊器臨海列營深創前失以死堅守則國事庶幾有濟於萬一矣不然賊養其氣力伺天兵之撤還而吞噬慶尚道以之址出江原西犯全羅西北犯忠清池頭既多難以悉備雖有百險兵分力弱疲於奔走賊坐以長策制我而其為聖主東顧之憂殆未已也區區過計固知膚淺徒以憂國之心又有感發於老爺下問之盛意敢此縷陳恐涉支蔓俟具地圖別更具稟劇病民瘼塞詞無倫伏乞憐察而進退之

與劉總兵總書

近得邊報有熊川賊曹平義智投書慶尚道巡察使乞
和大意以為出還王子非清正之功乃自己所致力清
正自此視如仇讐相激日甚今聞朝鮮與清正信使絡
繹一不通使於我輩何也又言大明許和不可必若朝
鮮許之則當悉衆渡海顧敵各陣遺糧以賑飢民云云
賊情難測古云無故而請和者謀也其言固不可憑信
然其所言與清正相激此則或有近似者未必非行間
可乘之機第未知於老爺高見如何也伏乞指示妙策
使得奉行大抵倭賊乃海中小醜其財力有限三年交
戰死傷亦多其銳氣不能如初加以從海道運糧往往
或被風濤淹沒勢難周足往時長驅深入皆曰糧於我

不煩轉輸之勞今則到處殘敗何處得糧惟全羅一道
最所流涎若小邦稍有氣力於慶尚右道宜寧昌津等
地緊要去處據險堅守盡收公私積蓄移入山城清野
以待賊來多則依險阻以抗奔衝賊少則以輕兵合散
設伏邀截首尾又以舟師從巨濟洋中多張旗幟金鼓
相聞出沒於釜山之南要其歸路則岸上之賊必有反
顧之虞而其勢自蹙第以小邦今日之力不能辦此譬
如游江河而力盡者明知要進數步為救生之地而奈
勢不能自致何哉蓋小邦之事初敗於失機再敗於持
久今兵少糧盡已到十分危迫地頭然自天朝言之
則越此小邦餘力之猶未盡敗急急拯救猶可為也不

然而從容等待使鴨綠以南皆為吾服之場則雖有百萬兵將無所恃而聖主東顧之憂殆未艾也夫機難得而易失事易去而難追老爺既承天子明命以誅暴止難扶傾濟屯為已任於此必有所處矣兵法利在攻瑕今兩賊構釁不相為用又正值西北風高海路艱阻賊之添兵亦難此機不可失也羈縻之策固不足恃然既已為之猶可因此行計以緩其潰裂之禍一邊以大兵隨之賊若懼服威靈萬有一二渡海誠為幸甚如未從命即聲雷勦擊如疾雷不及掩耳俄頃之間海微肅清不世奇勲在此一舉如計不時定和不和戰不戰使奸賊窺覷淺深益以為計延至明年更添新兵肆其

憤憾之氣逞於休息之餘小邦生靈將索於枯魚之肆已無可言抑未知於天下大計如何也下問小邦兵糧小生非敢不對只以難其對也蓋全羅道諸邑軍丁以戶計者八萬三千六百八十五忠清道四萬五百三十慶尚道九萬四千五十六此平時定額也今於兵火之餘固已亡亡八九然有食則兵猶可聚而水陸諸將所率多不過數千百只緣無食故耳至於軍糧多少則宿儲已盡計未飲亦難總計見在之數而以意料之則今年忠清全羅兩道抗糧應亦多不過五六萬而止耳以此內供延壽外軍軍餉何但不敷而已況此小邦之人所以日夜憂度而力竭計窮無以為言者也鄙生愚

無知謀逆上年治拜老爺於陝川軍治已服老爺為天
下之清人即以身在水火之中而私其濟救之恩亦惟
老爺是望矣奉旨諭之及敢布一二惶恐不宣

與劉總兵書

體察察公即能顧首敬稟欽差總兵老爺台鑒即據督
捕使司官馳報該都元帥權標傳令倭賊已犯全羅道
求遣分兵一向南原一向谷城催督社首兵馬把守全
羅道界卑藏據此參南小邦財寶軍餉皆在全羅道且
近日各邑守令人民緣轉運糧計盡出此道一境空虛
賊若長驅誰能禦之事勢危迫不幸而全羅不救則大
事去矣蓋晉州者全羅之藩蔽城池頗完將士頗精賊

恐天兵赴援不得易取於是出沈遊擊假和議以緩之
及取晉州則其計已遂故肆為吞噬此不待愚言而老
爺必已洞察賊情矣全羅運糧之路已斷本道沿路各
站所儲能支幾箇日此坐困之道伏念賊兵雖在全羅
而其根柢在此千里連營氣驕勢分不無可乘之機若
臨此出其不意先擊宜寧等處之賊斷其腰尾則賊必
狼顧失措然後駱叅將諸老爺軍擊其前天兵又自此
乘其後庶幾一舉可勝此亦救全羅之一策也然軍機
妙策非愚昧所及惟在老爺出奇制變以救倒懸之急
答王遊擊必迪書癸巳三月

即有李山謙者來傳賜帖備審示意為之驚喜不覺起

立今日節生條列軍中事宜啓稟寡君其中一款正論
此事不圖來喻之意與之相符不勝欣慰凡用兵制勝
惟當先得形勢形勢既得則雖弱可以制強况以強制
弱乎賊既屯據京邑憑恃險阻而孤軍深入不思其後
自漢江以南直至慶尚道沿路往來左右郡邑皆有我
軍若天兵從江華出於南方乘其不意一舉蕩擊使首
尾斷絕則京城之賊雖以鐵為城勢不得不潰矣今忠
清道水軍節度使丁傑京畿水軍節度使李養義兵將
金千鎰各率舟師從江華進兵漢江下流邀截龍山賊
勢已蹙矣天兵乘船不一二日可達通津等處而南
方郡邑糧穀稍優饋餉亦易此實不可失之機伏乞

老爺千萬主張決策無疑不出數日而大功可成不然
則小邦兵力既難獨辦而相持已久財力殫竭人民飢
餓實有朝多士崩之患此時雖欲救之其可及乎譬如
病人稍有元氣藥方可行元氣既盡則雖有萬金良藥
何所施之故小邦亡在今日不亡亦在今日不可等待
後日也小邦之人於天朝諸公皆蒙再生之恩然老
爺總統南兵自平壤之戰異績尤著表表在人耳目遠
近之人以及稚童賤婦莫不以老爺為依歸引領禱首
曰庶幾乎活我者豈徒然哉誠以南軍之宣力最多而
老爺之誠心惻怛所以憐憫小邦者特出於尋常萬萬
故耳今若建此奇計掃醜類於一舉救危邦於垂亡以

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則老爺之賜將天下是賴豈但
敝邦之人萬世傳誦而已哉即發快艇一隻並令軍官
率射手十人並慣水梢工護行且戒勿泄伏惟鑒察

答王游擊必迪書 癸巳八月

竊意老爺留鎮漢城敬承辱帖始知臨駐近境瞻望牙
纛益增馳慕之誠鄙生前於六月念後聞東南事急輿
病南下路中又聞賊犯晉州晝夜無程未至高靈而晉
已陷沒暫駐陝川與地方官料理策應事纔數日奉
旨西還到江原道原州又奉國命姑令仍察地方遂自
原州踰鳥嶺抵大灘舊病轉劇重以疢瘥日向委頓以
進安東府治病即又承 命催赴行朝不敢淹滯力疾

起程奔走道路無補絲毫而時日變遷已迫秋涼每念
天朝將士暴露脩程經歷寒暑勤苦萬狀為之惘然
疚懷今又奉讀來喻傷痛慚懼不能為心夫以小邦蒙
天地涵育之恩以有今日無路報德所可自盡少效
區區之誠者惟調度一事而本道郡邑二年淪為賊巢
公私亦立自四月以後各站糧餉皆取諸全羅道逾越
山險擔負支給不期賊陷晉州聲言又犯全羅衆心洶
駭運糧人夫各自逃還仍致糧路斷絕猝難收合言語
云千里饋餉士有飢色勢所然也加以戶曹管糧官李
誠中病死代者不時至催督等事頗致稽緩卑職已一
邊啓知 國王一邊分道移文各處地方官晝夜僱輸

即據慶尚右道巡察使金功申報全羅道兵糧五千餘石從海路到泊於泗川縣方調發牛馬人夫星夜督運于尚州第被搶地方數百里不見人烟予遺之民困於飢餓顛仆道路恐不能赴期齊到除已更發軍官數人分投催督不許時刻延留誤事外卑職因此叅詳倭奴屯據海上戎事結未未卜遠近而民生日困財力日竭耳目所及不可忍言惟望老爺哀憐小邦旦施長策以終大惠以救千萬生靈陷死之命卑職將離去本道徒切注想未由趨拜麾下謹將鹿紬四端茶食二百葉奉呈行橐而益六包略備營中支給之需伏乞俯察微誠特許容留

與戚遊擊金錢遊擊世頑書癸巳四月

伏蒙示喻累數百言鄙人雖無似固已感天朝無濟兩國生靈之意但小邦自前年為狂寇所迫事勢危急而賊屢以甘言誘我兵威費我一投知書於東萊再投於尚州三投於平壤而尚不許和不過為天下大義寧死不辱耳今宗廟灰燼丘壠發掘一國臣民皆有父母之讐痛心切骨只恨兵力衰弱不能自振與其已羞忍耻解怨釋仇與賊俱生於天地間無寧擊賊而死死於老爺之法度乎况竄君為宗社大計劃慈忍愛只有討賊之命無許和之語陪臣既不能身死干戈以復君父之讐又何以不待君命而禁人之殺賊乎老爺以前去

都城為言夫遷國圖存亦或一道天下義理無窮要使
君臣父子之大綱大義無愧於吾心是矣強弱利害非
所論也大抵和戰一事制在天朝小邦不敢干與第
今此牌文約示小邦人民恐未及聞知且使黠虜得以
為辭要當一面告知國王在合道官義之兵所聞有先
後難以一縣處斷知陪臣官事主此自分一死區區
所懷不得不盡於寬聽之下伏候裁處

答邵參軍應忠書

辱惠書辭旨動懇且許以教鍊事感荷無已敝邦自昔
屢嘗與倭奴交戰輒能摧破兇鋒南邊無警幾二百年
不圖扭安之餘兵不訓練一朝奔潰不可收拾所謂無

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用也以是痛心疾首思欲改紀
戎政以必後患而未得其方去夏鄙生卧病城中始得
戚爺書一部讀之累日而不暇蓋其規模宏遠節目分
明就孫吳遺法而新出機軸變化自如真將家之指南
而兵法之要訣也第其中微辭奧義及營陣器械等條
尚多有難曉處恒以為歎低低然如瞽之無相思一就
正於高見今蒙來諭印明師良匠臨於几席之近而久
未知依歸自惟孤陋令人發慚敝邦雖殘敗已甚猶有
餘民可堪招集但患宜之今見在教場者僅五百人如
得陶鎔於爐鑪之中則一日二日之間精彩立變苟能
繼此傳習稍稍自振雪國家無窮之耻則威將軍事業

曰大人而益有光於海東矣謹當咨知憲君撥將官領
赴麾下聽候指揮

與駱參將尚志書

小生久病昏塞獨有憂國之念未嘗少弛以此夜不交
睫已三十餘日矣恭惟老爺憫惻小邦屢加提省凡在
聞見孰不感泣傳聞倭奴屯據釜山東萊梁山等地多
集醜類以為久計未易渡海此言若實賊患殆未已今
雖暫退無益矣夫釜山東萊乃敵邦南隴與平安道義
州無異隔海數百里始有對馬島方是倭奴所居安得
以倭地為言耶是必倭酋處心積慮謀欲吞噬更逞非
分之圖而欲先據慶尚道以及全羅忠清若是則賊勢

愈熾其誰禦之敵邦自前兵農為一有事調發而名為
軍士者皆是荷鋤畎畝之民不習戰鬪不識旗鼓器械
為何物所以為賊所乘深可慨歎前日老爺所教操練
之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甚為切要雖孫吳
復起其為小邦謀不過如此矣小邦瘡殘蕩敗之餘人
民離散近於城中召募年以倍削之人得數十伏願老
爺先下營中各以南兵一人主教一人如教閱歌舞者
之依趨節義擇城內房屋閑曠之處而處之逐日訓習
以試其成否如何所選四十餘人其中十餘人乃砲手
其餘槍劍狼筈陣法隨其所習無所不可又已令京畿
諸道挑選習鬪驍健者各數千餘人以相傳習千萬憐

察而指揮之使小邦生靈永蒙老爺之恩以有辭於萬世也

與駱象將書

伏聞老爺明日又將南行脩程潯暑跋涉辛苦千萬保重即已馳一使移文公途整勅厨傳恭候行李必不敢怠慢也蒙賜佳箋一把敬領奉玩中有高詞妙畫爛然駭目百朋之錫不足為比當十襲珍藏以為家寶小生虛羸猶甚尚未窺庭病若小甦則東南事急當力疾下慶尚道早晚路左瞻望牙旌今不得奉送行塵於城外惶恐負罪操鍊武藝纔始還罷難以收效今欲抄擇伶俐數人隨行學習而其間有年幼不便遠行者且恐路

中多事妨於訓習如蒙老爺留下數人使之仍前提斷不日可以成才尤出陶甄萬萬伏乞台諒更賜指揮兩潦方深謹上油紙幕一具以備露次之用

與駱總兵書

一自征旆西還雲泥迥隔邈難追攀瞻係之懷靡日不懸懸於左右也茲值聞書二子之來獲奉台翰存問死生辭旨勤款有非賤生所堪承當三復拜嘉恍然如再望風範而親聽緒論欣慰交并不知千里之為遠也昔歲大盜入國啟邦君臣奔播西塞不知死所既而天兵渡江而老爺實先啓行平壤之後先登陷陣摧破勁寇于時鄙生在安肅之間日見其事是則東人之保有今

口惟老爺是賴斯乃據實之論非敢為佞也其後鄙生
病卧漢城呻吟垂死老爺降屈尊嚴親臨撫慰以又鄙
生銘在肺腑不敢暫忘者也至於揀鍊之方守禦之策
保邦之要屢蒙提誨莫非至教謹欲奉以周旋無負盛
意惟其財殫力竭兵疲民困卒難收拾而海氛猶惡掃
清無期誠恐重貽 聖主東顧之憂日夜腐心然都城
八方操練之事頭緒漸見此乃聞魯二子體奉老爺分
付盡心網紀之效敵邦之人方以為率不意相繼淪逝
未究厥功而萬里旅魂漂泊無依每一念之未嘗不傷
痛在心今既各有姓親遠來收骨情義可尚况有來命
之勤謹已啓和寡君差官庀事仍護送至境不敢怠慢

伏希鑑諒天書回音未盡衷曲引領望風懷想無已
壬辰冬天兵來救駱公尚志率南兵先登攻平壤功
最著癸巳四月余病卧於漢城墨寺洞駱公來訪余
于卧內盡日話從容如素識仍言鍊兵備倭及他守
國之要甚悉余於是募得京中人七十餘名令軍官
二人統之分為二隊送于駱公陣下請學南方技藝
烏銃管筈長槍用劍等事駱公撥營中南校十人分
教之公或親至卒伍中手自舞劍用槍而教之甚勤
余以其事馳啓 行在此我國訓練之所由起也既
而駱公還中原余請留教師數人公臨行在西郊為
留聞愈魯姓人而去二人體公之意二年在國中訓

士晝夜幾盡成才且教管陣之法不幸相繼而死景
葵城內至是二人姓親來護喪柩而去時駱公在薊
州寄書於余請護送其喪余答書云云

答天將書

行間擾擾未易參拜不有前日一卷書鄙生固肉眼幾
失天下士昨柳尹自江府來言動靜即馳張譯奉書候
行李想舟行相遠爾賊勢已衰且窮凶極惡正當殄滅
之期和戰利害一言可決第事機之來非明難燭非勇
難決此自諸老爺事而尤有望於高明不識能諒之否
半軍事冗甚難以從容承教以問撥扁舟沿月扣門謹
此先報

又

前蒙賜帖問江邊事情幸甚屯京賊數體探人所報或
多或少不可為據本月十日十二三日賊連出焚掠
城東揚州拖川加平境率皆撥掘灰燼以求穀物其飢
窘可知且東都助防將朴名賢等遇十賊斬二級其餘
八人投伏乞命驗知本國安邊通川等處被虜人削髮
變服換作倭形據各人供招賊之在城中者三分之一
為真倭二為本國被虜人雖所言未必的確而以勢料
之有近似者昨日倭賊數千又自京城西出至碧蹄而
止日暮退入城中蓋緣數日前有軍將朴惟仁尹先正
李山輝等遇賊於迎曙新院幸州之間斬數十級賊目

此懷憤大出猶不敢肆然西下大抵賊入寇本國已一年餘其氣已衰其心已惰其士卒皆思歸其器械刀甲皆朽鈍而糧食亦將盡且孤軍深入左右前後無非本國軍兵古人所謂女真不知兵必不吾其歸者深可念也凡兵以勢用以計勝今大軍暫駐開城雖不遽進而急遣奇兵從間路出於賊後漢江以南忠州以北數陣疲賊一舉蕩滅如疾雷不及掩耳賊之在京城者必駭散遁走大軍從後掩之則不待血刃遺鏃而賊兵不東覆龍津則南盡於漢江潁川此不可失之機難遇之時事勢了然只在目前從前所以仰首呼號於老爺者為此故耳伏聞體探兵回自李山謙之營未知所言如何

在老爺高見必有成美而諸公之議又相契合古今小邦財已竭矣力已殫矣人民之死亡殆盡矣相持不決聖費時日假使天兵收功於旬日之後賊悉退去而耕耜什廢餓殍滿野許多民生將糜爛就盡豈不悲哉豈不痛哉

擬慶尚監司洪履祥答平義智書

得來書辭意縷縷知足下有悔禍尋舊之意甚善甚善既往之事言之無益然其中有一二宜復者不得遂已我國與日本交好如兄弟講信修睦無纖毫間隙今二百餘年至於對馬島則稱為東藩臣附我國設國家待之尤厚船粟以哺之葦布以衣之舉一島之民自乃祖

乃父無不被涵濡而有以得生活秋毫皆國家之恩是
下年幼或未聞知詢之黃髮則可知也嗚呼虫蛇微物
猶知報恩人而未知恩惠以怨報德則真虫蛇之不若
也然豈一鳥之人盡皆為此耶其陰懷禍心造起兵端
者必有其人而兩國生靈肝腦塗地以千萬計斯人者
實天地鬼神所不容明無人誅必有陰誅聖人云天道
不借福無禍福又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一時
強弱不足論也書中所言先以禍端相告者皆是我國
家忠以事上信以交隣過於推誠不誠詐護以至於此
受禍雖深於義無愧尚何言哉王子無恙清正自以為
功今聞事出足下若果然則舊義猶未盡絕而亦天實

誘衷以緩其禍惟此一事足感人心嘆尚嘆尚大明
天覆地載無憂南北之民不欲窮極兵力以戕生靈初
許貴國納款沈游擊往來非一封貢之許已有聖旨
不日可成而不意中間流布之言以為日本實無款附
之意其所望亦不止於封貢而前日犯順之計猶未已
也此言非出於大明之人亦非出於朝鮮之人也實
出於足下同事人之口日益傳播疑亂其間繼以有安
康搶掠之事以實其言以此皇朝深加恠責雖沈游
擊周旋戮力於其間而朝廷亦不甚信事機參差至
今未決尚誰咎哉此事足下必自知今不須云云夫
以春秋小國猶以城下之盟為耻况於堂堂天朝臣

西庄先生文集卷之九
三十二
妾萬國八表承風物無遠推貴國恭順不爲而欲以恃
慢要之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此在足下深思善處
之如何耳國家於是下釁隙雖深而凡所處分悉從
天朝所命僅足下翻然改圖知止戈之爲武戒不戢之
自焚於天朝則極致恭謹之節於本國則變其反噬
之心庶幾天道助順人謀與能東隅之逝雖不可追而
桑榆之失補之未晚謹此奉復餘不具悉
沈游擊久不來倭疑我國阻撓其事貽書慶尚監司
洪履祥上其書以此答之

西庄先生文集卷之九

西庄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答趙士敬 穆甲戌

所喻云云本昧禮學前秋遭變賴京中亡友相聚教導
不至狼狽今守此窮僻精神迷墮已甚不復有所商量
茲蒙諄復始知前頭疑碍如此數日來略閱禮書凡有
近似諸條謹錄別紙呈徹取正耳大槩朱子家禮小祥
但以練服爲冠而衰裳則無變以從簡便至瓊山乃引
古禮諸說以爲小祥稱練不可不製練服於是冠衰皆
用熟麻布今從朱子家禮但用練冠而衰則仍舊固無
不可但初喪之服著到一年汚壞穿裂不可收拾而其

於朝夕奠拜之間亦不嚴潔故雲龍等亦不得已欲改之丘氏雖近世人議論出入間有錯理會處然其記載該博言辭有據亦非今人所及故欲一從其說耳且儀禮經傳喪服章傳曰斬冠六升緇而勿灰疏曰冠為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已上故灰矣故大功章鄭註云大功布者其緇之功麗沾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又曰三年齋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言沾功也始見人功麗大不精者也又大功章註云大功布者其緇治之麗沾之詳此數條則凡布八七升者皆可灰治而小祥之服正是大功七升之布則其當灰治無疑但麗沾不精而已

至於橫渠說又分曉豈不能取而為據乎所可疑者禮弓註所謂正服不可變之說何意而儀禮禮記諸書纔說練時皆曰練冠而不曰練衰喪服圖內表但言受布而無練字抑豈有意歟中衣之制至藻自明而初用生後用練亦甚較然可據嘗見世俗所稱中衣者多用熟布制做當時直領孤等初喪亦欲依此實為金直長而精文諭正得從禮書矣若如有事其纁無事其布之云謬意但言總之纁精治如朝服而升數則半之云耳未知承衰服用生用練之際亦帶此意否且絞帶據儀禮喪服章疏曰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按公士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

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云練除受服圖但云未詳豈賈氏雖有此言而經無明文勉齋不取歟

別紙

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註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耐兄弟之殤則練冠耐 註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

又當耐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註小祥之冠也

總冠 練纓 註總服之纓其麗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

同而纓數則半之治其纓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為纓之布則以灰漂治之耳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 註朝服精細全

用十五升布為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為總服總

云者以其纓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漂治之

則謂之錫所謂帛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也總服

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纒終幅總之纓細與朝服

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纒而疎故儀禮云有事其纓無

事其布曰總

擅弓練練衣黃裏練緣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

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以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

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表而已經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裏之緣也

葛要經繩纓無絢註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經惟餘要

葛也故曰葛要經繩纓者父母初喪皆履卒哭受齊衰

薙簾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絢謂無屨頭飾也

服間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

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註功衰父喪練後之衰也升

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

間傳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

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

其纓無事其布曰總此良之發於衣服者也註云云

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總

布用其半六百縷為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

煮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

其布而即以製總服也若用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

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總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

皆生縷以織矣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毋䟽衰

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

小祥練冠練緣要經不除註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

之布麤疎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

之布相近故稱成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

易要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
 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
 是三重也 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
 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練為領緣也要經葛經也
 王藻長中繼拵尺拾二寸袂尺二寸緣廣寸半長中者
 長衣中衣也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著於內則曰中衣
 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於外則曰長衣以素為
 純緣者也雜記云練冠長衣以並註云深衣之純以素
 者若凶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繼拵尺者幅廣二
 尺二寸以年幅繼續袂口而拵覆一尺也袷曲領也其
 廣則二寸

儀禮練除服受服圖

斬衰十三	練冠	衰	中衣	葛要經
月而練	以練易其冠 條備右縫	以卒哭後 冠受其衰	練中衣黃 裏線緣	小祥除首經 唯餘要經
	絞帶	杖	屨	
	未詳	仍竹杖	與大功初 喪同繩屨	

按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
 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
 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
 之喪尚功衰而拵兄弟之殯則練冠是也按大功之布
 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為最重斬衰既練
 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為衰裳也故喪服斬衰

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子嫁及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按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故今據此例開具在前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假練大功之布以為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註疏之說同謂燹

鍊大功之布以為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與先儒異今并存之當考

司馬溫公曰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為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今按家禮從俗不易衰裳儀禮服圖以大功布受其衰無練之之語且引張子假鍊功衰之言似有取意而亦不折中歸一今不知何所適從只如圖說練冠與中衣裳衰以大功七升之布改製而不練則恐無違於古禮而均合於疏家正服不練

之語也未知如何至如丘氏之說雖與橫渠合而無經
文可據亦未知果可遵行而不悖於古禮也然橫渠丘
氏之言既如此而儀禮圖引之而不以為非則雖並練
褻裳亦有所據依而可行耶皆非愚情有所裁擇如何
而可以得禮之正耶中衣之制在王藻可考而知也用
布生熟之說未示與間傳註疏合而世俗所用初喪熟
絲布恐非禮也大抵我國布幅尺寸外數皆無法制其
違禮也遠矣今難卒變盡如禮制也若則治之精鍊則
可為締結况於作帶乎不患其麤而無殺也但今人不
用故以為疑耳嘗見今世有好事者夏間採之以刀削
去其皮略如治麻之制編之為馬轡潔白如雪以此知

篇之可用也

既作疏所與絞帶一節兄在河會更攷儀禮經傳卒哭
受服圖正載此事以為絞帶斬後章疏虞後變麻服布
七升布為之云云觀此則絞帶可變似甚明白至下練
受服圖所云絞帶未詳者是論其受布之後至練時更
有何節云爾今既虞後無變至練乃行則絞帶亦依此
用布似合禮意不知如何

答趙士敬

蒙教別紙數條謹拜省但此皆先賢微言道理精致自
惟昏塞在平日粗近書冊尚不敢臆料况今疾病垂死
精神益耗其能發明一二而取進退之命哉三復惘然

只增悚嘆從前妄意以為古人為學別無妙法其本惟在於操存涵養收拾放心一事若於此未得力根本田地蕩無可據則學問思辨更無可施而口耳間千言萬言都不濟事成龍票賦昏弱既不似人數十年間又喪失心性而誘棄於外物者亦多積成心疾自遭大故以後充不能主持日復沉痾無可形狀以此日間無他別事得暇則輒閉目兀坐求以小息其心而百念騰起其他不關細碎之慮纏繞出沒熒熒流注無可如何如此而其能開口更論中和體用之妙乎仍竊自悼平生無分寸實用歟美口舌欺世欺人自陷於罪辜最中無復有講論之思矣伏惟高明山居講道之日久其潛心積

力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敢望見憐坑塹底人物示以振拔之路千萬靳懇且奉閱前後書頗有不快於朋友之端雖未敢請何事而極以為悔以尊長居田野徃來不過一二同志論說一二公理有何所傷而致此哉世情日變更無開眼處始知此門却歸真是今日第一策耳大祥後白冠固非禮健年有一切士率爾建請遂至成法當時奇高峯在朝獨請依古禮作緇冠而不行故識者惜之然國法如此今只行從之耳

答趙士敬

下喻云云伏增悚嘆講論道義以存疑悔自是儒者常事成龍亦豈敢託為自謙之辭以冒盛意第其心思昏

散精神迷昧實有如此目前所自其於書冊文字之間
少役其心則輒煩火上攻頭目眩轉自春夏以後廢閣
書札惟以閉目兀坐為事故雖承下質而亦不得繙閱
思索以效鼃鰲之說曰念稟氣昏弱既不如人而平生
妄走顛沛以至於此未嘗不慨嘆自悼爾為一賴天之
靈杜門省愆之餘或有寧息之日則敢不一一傾倒而
求正白笠用家禮黹巾因為合禮所慮者時王之制聖
人重之朝令既已申明而家自為制得無所傷過於所
得乎陋見如此更望可否何如書格非敢必用古式但
成龍之於尊丈自不得不如此耳非過禮也

答趙士敬

示喻成龍近日觀佛書此傳者過實也頃者隣僧偶持
其書無聊中未免一番看過未終卷而罷其中先賢論
病痛處頗益明白故對友人略言及之不意流傳貽長
者之憂也夫佛學之謬妄成龍亦知之矣然淫聲美色
在所必遠苟愛人以德之盛意不使終迷惑愧無已常
時每念所貴乎學者以其心志安定思慮清明能著於
事物之理然後窮格之功始有所措如成龍者昏庸既
甚心放已久雖從事書冊文字間飄散汨沒無分寸之
進故每與朋輩言收放心為第一事其亦自憫其受病
之深而無藥以可療他人未必然也聽者不察疑其好
尚或差至以聞諸先師至今四面之責不勝其交至閑

居中未嘗不自笑耳夫江西之學路脉雖差而心身用功亦非偶然非悠悠者所可及言其非則有先賢之辨論言其難則非成龍所易効此必無之事在高明一思而破之矣所恨者其功未厚實病益痼自喪禍以後心氣精力日益摧頽無復有意於向上事忽忽惘惘苟度朝之前承辱詢非不欲獻一得之愚樂聽去取之命而日間工程放廢若此不敢旋討書冊強綴不近重得罪於明鑑故姑以藏諸篋中俟他日神氣以定溫理舊業或可勉耳千萬恕察

答趙士敬

下喻事果似難處謹考禮文然以鄙見既無他服可變

又不可使人代之只得以衰服行之耳家禮卒哭後明日已行耐祭於祠堂到祥又告遷兩處皆主人所親行而皆不言變服則衰經不入廟之說恐不可為準但惡其吉凶相襲不可行常祀故曰時人之所常服為墨纓以通之耳似與此節不同然愚昧之見且無所據伏望商量頃者衰佐即來訪言尊丈於禪除時欲暫為吉服云不知果然否近當更考於儀禮等若有異見當續獻取正

答趙士敬 辛巳

時事果多有可虞者名為士類而形色萬般大既見理未精而私心未去故不能平看義理之公而各據偏枯

之見以相角生出無限不好消息而中間又多有鼓作不靖者致得如此正是無可如何如宋元祐間有司馬程呂之賢而不能救其分潰之勢況於他人耶承勸進之教為之三復憮然耳然在人者固不可必惟在己者可以自勉吾輩當此時節惟當益致力於修省進修之學使在我者無闕失而有以服乎人心則成敗之自外至者可以順受而無愧於心矣如何如何幕職本是閑局然臨莅之間所係非輕而賢者所至四方所共觀瞻千萬審處區區之望也

與趙士敬

謹問尊候如何到此未能一拜缺然鄙人心事不相謀

狼狽之形在於目前而行不知止令人愧恨今行亦豈欲為只以在官承命不敢言病擬於謝恩之後即有病辭南歸一計而已餘何可言上引下扶之教既非其人而又非其時奈何近者金甫夫上疏舌殊可歎服而朝廷只以一謬妄之談目之時事可想也伏想尊丈端居養性所謂山林日長閱理益精時寄一金鍼以刮昏眸

答趙士敬

伏承尊問仰感仰感龍積惡招殃兒子年稍向長不意天折驚呼悲殞不諫為懷已於前月初三日出奠萬事淒涼頓無人世之樂惟欲歸卧故山奉親養病而尚

未決計頃者徐我州上疏引他人之語以鄙人為臣奸
得此題目不可寄迹朝端以喪廉恥茲方移告至再得
達則便當南還爾前月十八日入侍 經帝自上問
趙某之去予全未得聞久乃知之既已上來何以速去
耶天意惓惓非常其後 召命又下未知去留之計如
何雖時事紛紛無樂仕之心而 聖心篤於千歲一遇
意嚴穴之志或未能終守也如何如何

與趙六祭

前在南中病與事故多端且相距頗遠未能作一拜之
便音問亦闕而來追愧不敏來時聞 召命又下想勉
為一起懸行方切到此知輟行未免為之悵然固知去

就之際精義已審不容勸勉但 天意收錄似非偶然
一向堅卧無乃未安耶更望量處鄙人不能自量徒以
受 恩之深不敢放 旨不行更為扶曳屑屑之行入
洛數日無補公私而已覺百報當前令人悶笑時事日
至壞敗恐無收拾之望大槩上意謂人心強敗各分
門戶如對壘敵誠可駭嘆先生文集所著 經席有請
印出者而自 上以為待其門人無出云此事遲遲至
今無復了期徑可憂念敢問何時可得成緒耶

與趙六祭

曰洛中友人之輩伏審已脫塵纒歸卧鼓山想今猿鶴
相賀區區慰語難以為喻謹問統駕之後凡百靜况珍

勝否懸邇無已文集已有頭緒至此事已經歲年而迄
未釐正言此悠悠恐遂為千古之遺憾今既山居無撓
諸賢昌來必易完了謹拭目以俟弟念編書之體要當
使次第明白煩簡適宜然後可以傳之久遠而無欠矣
秋來如無病患欲一造帝家觀盛會且稟其去取凡
例之一二而今未暇也景善所呈通錄文字亦叅訂否
未知如何

答趙士敬

疏辭細讀再三懇切明白必能感動天聽矣但環顧
其中四字似未襯貼末端邪正之云又恐添一爭端如
何如何

答趙士敬 丙申

謹承盛復就靈尊候萬重仰慰生病八骨髓疾次聞於
腦膈吐血無數將朝暮入地此生更有承晤之日耶今
人悽黯時事若此未卜稅駕之地一慟之外無餘策矣
奈何奈何別紙所示先生誌銘及群議謹悉以愚意則
墓之有銘所以防後患事之不可已者今以文字未盡
之故而三十年不為下埋失今不為則後日之事其又
可期耶宏仲所作多有生澁處文體未成恐不可用不
如仍用高峰之作也高峰之文諦觀之亦未免有可議
處病在官高自取一句然其大槩非他作所及用之何
妨尊文係語文雖簡而意則盡矣金奉化之意以書年

為疑此則雖去之亦可曰此等微節聚訟不決何為耶

答趙士敬丁酉

久未承教意謗毀之蹤亦見絕於長者之門忽奉辱書
辭旨既深藥石無功感愧何可言耶生冒當非據而時
事一向如此四方之責皆萃於身理勢然也無足咍者
至於主和誤國四字生亦自省無是當癸甲之間人民
相食國勢危甚朝夕難保而力未能圖敵生以為外循
天朝羈縻之計以緩賊勢而內修戰守之備徐為後
圖自計今日謀國不過如此不悅者於書冊間尋出好
題目以相污衊此則當笑而受之耳他日幸未死當悉
以生變後論事求正於左右此中初無半點和字矣大

際今日國勢正如滿身風痺之人其心雖欲運動作為
而四肢百骸漠然不應加以世道日敗人心睽離如生
驚劣更無着手處一退之外無復他策而危邦無可去
之義強顏遲徊有愧知遇古云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
難誠哉是言也南方之事尚無頭緒清野之令又其動
民之大弊自家事不能自力即目天兵又出而中外蕩
然更以糧餉為憂其他難處之事不可以一二言奈何
奈何如生者報國無狀必且死不瞑目矣被髮左衽
之喻不忍言也天道助順豈應至此辱詩和在後面言
雖近戲而亦其實事也金君獨漈相知者耶何以言恐
忤也為之一笑千萬保重以慰勤慕撥昏作書萬不具

飲水人人知冷暖冷暖之味只如斯為緣知後難容
力任他傍人笑不知

答金士純誠一書 甲申臘月

千里承書極慰阻闊之懷鄙人曾不自意尚此留滯為
朋友憂尋常愧歎但一言決去固知快於身計然有不
敢容易者蓋緣 聖恩如許而時事之艱危已甚若更
作風波使彼輩乘其後作一讒譖方便而去則區區報
國之計或成誤國之罪以此思之晝夜姑爾耐度四
面之責已不勝其藉藉可笑公歷看前古事一時權臣
一二人把握威福者有之豈有舉世中分人心蠹敗如

今日者乎若不勝一朝之氣輕與相角則所謂無益而
有害語默動靜人各異道難可以一槩論也如僕上非
大臣下非言官前有立黨之嫌後有傾軋之疑何可易
其言邪近日交蒙別無大段然比之前日之危何止十
八九也士類稍稍更進王堂幾滿肅夫又以 特旨被
召一時士論亦太半回頭異論者多自變其說 天意
亦有漸次開釋之端無乃天欲祚宋而然耶為今日計
惟當厚積誠意以感人心收拾善類以回元氣使六七
年紛紛者春融冰釋於默運之中則豈不為 宗社之
福也如其不然必欲以力相角迭為勝負則將來之禍
尚未艾也此亦無乃惴惴常見耶宋夫子事何可當也

然細考之與今日鄙事有異矣如何如何大赦之後
北客尚未蒙 宥大臣有欲開陳於 經席者未知竟
能遂否臘盡惟望動履萬重

與金士純書

重校十一冊謹受病裏精力既短恐難如意精校而略
看諸人問目叢雜重複若不大加踈剔難免蕪雜之病
必令人開卷欠伸以此益知不可以多取為務也願莫
疑於外論痛施雌黃何如

答金士純書壬辰八月

國事遷至於此言之奈何雖人事之失有以致之亦豈
非厄會所鍾耶 車駕初駐箕城倭寇到城下三日移

蹕義州未以箕城又不守賊若乘勝而西則事有不可
言者而幸盤桓數十日未進以此得收拾散亡更守順
安與賊相持互有勝負已累月中原遣兵來救初暫不
利今大發數萬先鋒已到嘉山大寨賊勢已老孤軍深
入四散飄掠擊之可勝而所患人心惶怯望風奔潰以
至於此尚何言哉古人云羌胡易以計敗難以兵碎今
此賊亦然苟能精挑銳卒出其不意處處邀截則賊夷
極易南方義兵曰令公一倡相率俱起甚盛甚盛郭公
再祐甚是奇特令人增氣其與節使相失亦出於忠憤
之激不足甚也然若至於生事則甚不可何者彼乃
朝廷之官何得如是况 朝廷於渠誤事之罪亦甚詳

古今已適免而以令公代之韓寧海為左道監司矣秋
氣已高弓力向勁島夷性不耐寒應是自滅之期但根
據已深芟除極難將若之何軍糧軍器之竭之誠為迫
切之憂南方多產箭竹急急收聚分諸各官晝夜造作
以繼之軍糧則秋穀應向熟稍可支吾否乎傳聞金羅
水使又破賊船云然否賊短於水戰復令元均等糾合
隣鎮隨至勦捕使無繼來之賊則其已下陸者自可次
第捕滅也鳥嶺之路不可不守何者此天險也如官軍
力不能守則募得山中射獵之徒誘以重賞使之處處
設伏所得賊物輒以與之則應募者必多而賊路斷絕
矣尚州所當先復尚州既復則上道氣勢自完而下道

之賊漸可驅逐矣趙伯由李汝唯俱在幕下否志士痛
朝危忠臣哀主辱各宜勉旃以收廓清之勲全羅左水
公膽量出人僕知之甚悉今日武將中似無其比水上
之責專在其人令公亦相通論議協力共濟為益必不
少矣湖士如金千鎰等皆起義兵云亦可尚此亦復相
忘形跡一心同事為可僕身為大臣國事如此罪死無
赦初出開城以散秩從 駕六月收叙今以唐兵糧料
檢勅事留安州幾二十餘日老母音信阻絕今日青松
人始聞在竹嶺此去鄉家不甚遠且山谷多避兵處賴
天之靈稍可保存否日夜只仰天祝手而已聞極困極
令公一家想亦屢轉南歸憂慮不已未知此生再能相

見否臨書哽塞春宮時在成川萬萬不宣

答金士純書 壬辰十月

秋後屢承寄問數日前又奉八月二十七日書感慰之極為之泣下時運至此恨不早死不有令公以孤忠撐柱東南則其無三道久矣茲豈非天心默祐而然耶義舉諸公忘身徇國遠近增氣南方人物之盛不可誣也嘆賞嘆賞前伯之事誤國至此使朝家有章豈能免罪今僅適免而令公留按江右庶慰士民之望第左道之事益可憂奈何索何此間事朴致瑞詳知而去不煩書及天兵聞有大舉之計而尚未渡江大槩民心頗奮賊勢似挫所慮者朝家刑賞日紊而將才絕乏無以

辦得收復之功是可痛恨

答金士純書 癸巳二月

東坡驛遇營吏鄭道階承初一日令書又得 啓本陪持人所傳十一日二日間前後長書不勝感嘆天兵前月初八日蕩平其城長驅直進二十日後到坡州兵勢甚盛賊幾逃走大將欲親視京城形勢獨與麾下千餘人前進碧蹄猝與大賊相值目前突其陣賊左陣崩潰而右陣合攻殊死不退大將失利而退回自坡州還東坡其後天又連雨東坡無一屋宇將士露處不得已又退開城欲待路乾前進聞城中賊兵頗多而又聞咸鏡之賊欲西向留萬餘兵守開城臨津自向平壤欲調兵

更進極力爭之不從而去垂成之事屯紆如此未知天
意果如何而又如此耶痛泣欲死大緊大將乃李揔兵
之子而壯將也平生慣與達虜相戰不慣於禦倭其一
鼓勝平壤皆是南兵之力也所謂南兵者乃浙江地方
之兵也其兵勇銳無比不騎馬皆步鬪善用火箭大砲
槍刀之技皆勝於倭頭戴白幅巾身以赤白青黃為衣
而皆作半臂略與本國羅將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
而平壤勝敵後論力等第反下於北人以此南北之兵
似不相合今之留開城東坡者多南方兵皆欲自為擊
賊而姑待大將之令耳本月十二日京賊舉群出犯湖
南監司之軍終日衝突湖營適據險力戰賊兵大敗死

者無數得首級百餘而旗甲槍刀所獲亦多軍聲大振
中原諸將皆有進擊之意往稟於大將云日望恢復而
未知竟如何也今日兩大患莫大於糧盡惟當一決勢
不可更為持久且賊連續南下城中留賊甚少所謂平
秀嘉者乃賊酋而逃還人皆言十二日之戰中箭身死
云茲欲速為進取耳軍糧事固知本道板蕩已令湖南
湖西料理合力而兩湖方伯皆在此地恐無人理會以
成遲緩也當初天將約束則以為萬無中道旋師之理
要須盡為驅逐直至釜山分南兵三四千守之教閱兵
士使可守禦然後歸亦未知果如斯言否示諭刑賞之
素言之奈何乘時播弄極其即當以人事言之萬無可

望而只望天幸耳守城事近日思得一法當於四面為
砲樓如甕城之制而左右前面多穿孔穴上安天地玄
黃鏡筒以安勝字鏡筒上層為樓通望且為射矢之所
若賊來附城左則從左穴放砲來附城右則從右穴放
砲前面則從前面放砲而常時女牆皆高築一二丈使
賊不得踰越只多作孔穴使便於搶刺瞻望若是則雖
萬雉之城只使數十人守之而有餘望入思量凡有城
處急急排布且凡據險可守處亦一體措置如何兵亂
方始平定若未易期民生何處保存耶火箭之制亦最
關於戰陣我國則但為耕鑿之用中原則全以此取勝
耳但其制比我國之前甚長而並結小發火二箇與大

者為三箇見據付營吏以之耳鄙人於中路得體察下
三道之命若隨天兵南下則奉拜應不遠企企

答金士純書

謹承令問感慰無已其處賊勢漸次退遁云幸甚而賊
謀猶不可測京賊尚為屯據北賊又出來彌滿於城中
昨忠清道馳報忠州內應僧來告云秀吉率火砲手三
千上來云果有此事否若然則兵火急未易止息也奈
何天兵尚駐平壤聞更調後兵前進云而猶未知果否
此處東坡及開城留軍防守者亦幾萬兵矣假使蕩平
京都而南下之計何能易為調度之事亦須默念善處
蓋我國多稻田春夏秋三節不便馳馬賊若退遁則何

能千里遠去耶兵有先聲而後實者四方憑仗天兵之威軍情百倍此等事切勿宣布但言萬兵不日將至水陸俱進可也凶荒至此生類將盡此間示數百里無人烟流民聞僕來此扶攜闐擁至則無所食枕藉以死者不可勝紀俯仰天地徒為拊心而已寧知此生逢此厄會耶湖南亦曰調度之擾蕩敗已甚已令輸送種子及救荒之資未知能及到否乎痛悶痛悶

別錄

此賊今雖幸退若秀吉未死則禍猶未已也南方浙江之兵最善於禦倭而今此來將乃北人欲使北兵專功不甚用南兵故至今未能蕩平可嘆可嘆南人戰時專

用火箭其制即我國神機箭但甚長而付結小發火二箇每於臨戰及攻城之際火箭千萬齊放賊陣火光遍空相焰四塞賊不得開目所觸皆焚甚是利器已令全羅監司之陣迭見操于李道望須依此造數萬餘箇以備戰用

築城當作砲樓其制如甕城而但甕城則但可下臨左右以射此則直下城底而中空之使多容人左右前面皆作孔穴下安天地玄字銃筒次上安勝字銃筒其上作樓以為射矢瞭望之所賊兵來附城右則從右穴放砲來附城左則從左穴放砲其在前面者從前面放砲而常時女牆則以土石相雜堅築高一二丈上覆以瓦

勿令踰越亦可多穿孔穴以為搶刺瞭望之所若是則雖萬堞之城可使數十人守之而有餘萬不一失守城要策無出於此且其功役不多一城不過設數三砲樓而敵兵百萬不敢近矣文字間不能細陳大槩如此兵患恐未可以時日望平守城保民之事最為今日急務聞星州新復云此亦當堅守無令再失山城亦不可不修繕入保也

答禹景善性傳書

昨暮一書下照否關路阻脩餘寒尚多千萬慎蓄以慰遠思寄來新詩寫出情事幽盡令人嘆服僕竊欲效頻以為千里面目操筆呻吟昏困遽棄未得一句可卜近

日精神甚可懼也不知君將何以為我謀哉吾人學力不完遽出世路冒當百艱兼徒百事敗意些少精神氣力亦不能支保奈何奈何別後所望唯須涵養深厚克己誠篤不但用力於文字之間以為他日作聖之根本而已此平日素之於己欲勉而不能者故更為臨歧之贈其他詩不當從後日思之追寄去也

答禹景善性傳書

垂示體文別紙數段甚荷盛意平生本不講習禮家文字况方在沈潛煩讀之中如醉夢人豈有餘見可以看破此等變體其通典血氏問一段殆讀不能句茫然未詳其為何等語也然略思大槩可見其為善持重服

之意而亦示其追服與否如今日宦家訂過之變禮也通典中又有緇絲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之議而其中有曰六孫先以齊衰今得便易服當復中緇乃服練居望室云云則其意亦似以無便易服為未安矣然其喪不可無主之意亦曉然矣所寄先生書可知精義之發自與古意不謀而合世間語語者同所不論而如克夫者亦有此語為可嘆也大槩語意張大不甚溫遜為渠平日之病所以發言未免率爾其日欲箴之而未果耳僕氣力僅盡神息奄奄有如大病新起之人似此氣勢何以能久出直則即當呈病辭職然恐其已晚無及也哀書亦以此為慮然豈至如僕之甚耶

答馮景善書 甲戌

歲月衮衮萬事惘然前去一暮又不多日月此後更何依賴承示屈情俯就想哀苦倍甚感痛之懷無間彼此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也奈何奈何某等癘羸僅支尚無朝夕苦痛之疾惟心氣日無形狀豈有安理多是不能全活耳今年冬候頗溫自近日驟寒公病雖減尚未大瘳正須十分調護毋使加於少愈幸甚某言前獻愚見特於戀慕之深不能無言在已寧有一分可言之効耶承示云云祇增愧縮讀禮少暇不審有何新功幸隨所得不妨分濟昏陋吾心如藤蘿附一物不能自立於此既未得刀出入於放蕩無狀之域而無復著

手處其他平日千言萬言都不濟事誠可憐愍不知公將何以揀擇歟理與通錄先生未及修整而印出率爾目錄中多有前後未合處而逢原未免隨手添改其事亦未穩當陋意恐宜與朋輩商量徐徐可以無恨然後必有印之者今既不然難追悔耳文集收合亦無主張之人乍作乍止久未成頭緒不知終何究竟言意此事亦不得待於公手矣曾與逢原兩說如此矣先大夫行狀誌文得逢原袖示乃知至行盛義之著於家庭者若此追惟悲感欽服未已然非公亦何能發揚若此碣文亦已撰出否如其等不孝無似此事亦久未成緒不量其不肖欲自為而昏迷顛蹇終不洽意至於先人平

昔所為亦多載錄不盡只益埋沒操筆還罷悲慟罔極尚未脫稿而回徐克夫懇索未免並誌文錄去求正早晚公須取見如有不合處伏望一一詳示何如

答高景道書

近苦冗故久未趨拜長抱積戀忽此承問慰鴻無量前書亦細悉深衣常留玩累日竊欲依此更造一什以為他日山野之用而恨無其具耳幅巾制甚便易著之亦穩便可喜但不可以視之於人唯臨鏡自喜耳故院所有乃亦未莊側猶前此回欲治腹珍求之於金叔珍採之五臺山中寄采一簋半分送呈只經時日香色少變耳大言之示未省行當面剖

答高景書

面洽長遠風日又惡跋涉之餘氣况如何令人懸想不
忘趨庭多暇學力必優當刮目相待更願玩索之餘益
留意於滋養本源之工耳譬如樹木無根枝葉何從而
出哉近間閑居省事時時自反心地上百起百滅都是
邪妄更迭侵撓奈何不得始知於此一段事若未制伏
雖聖言盈耳徒為虛聽之端此自是鄙人所患在高明
未必如此只操存難熟出入難保一班之見亦願明者
之察之毋揮之曰德學云云甚僕勞瘁已極神爽昏昧
觸事惘然前月寫字又於忽擾中失於投呈被推見免
雖因此得釋荷擔為可幸而其間或不無未安之事謫

者又以為出於故犯可笑玉堂新錄又經銓曹公竟不
免可憂而不可賀也此則僕已離其地全不犯手君將
誰咎末路悠悠交累日不佳吾輩不知何故相隨入此
塗轍中來擺弄危巖巖然無可如何唯當不辭仕己者
以應之而已此外得免禍福造物者任之吾何知焉吳
丈望後南去已定期令人驛然耳

答高景書

承書慰意但病未快奈何僕平生所患都在心氣弱劣
懶於言語到今精力益敗懣懣在頭目而一語三引其
不能快決勢也况百責並取安而至於幾旬飢民千百為
群日夕呼號各官之求糧濟飢者皆萃於此雖處置無

策而心氣則以此日傷古人如諸葛武侯者猶流行終
日至於嘔血今以冀土之才當事之難甚於古人惟以
遠得權蓋為幸不復以致傷為恐也摘奸深藏之云傳
者妄也此間無此所聞但他人往往言倡秋之軍皆在
海中不樂出陸之說則果多聞之矣君何以得此於梁
楚之間乎鄭景普吾故人也但義兵中諸人不足責也
而景普無一使受約束於軍門棄降浮海如之何其不
問也君之病痛都在於曲護相知而不察事理之如何
可笑可笑而病如此恐無再見之望愴然肚痛急泄不
宣

與南義仲致利別錄

凡君子之為善小人之為惡必與其類相通可否而為
之而小人偏心私智猶有猜人勝人之心故間有不能
然者至於君子則用心公為事正初無猜人勝人之心
而樂與同志者相識惟善之從故凡有云為無問細大
必與朋友講論然後為之集眾善而為善廣忠益而設
施故動無過舉人亦樂為之告尊公平日讀書講明無
非此理其於此義固已大明而無蔽矣今者不肖兄弟
妄托於下風固嘗以道義相許其所以相與期待者豈
淺淺乎而至於舉事略不相與之可否此豈平日相望
之意朋友相資之道乎此皆緣孤寡無狀無以取信於
朋友而不是與之可否於其間也以此充用漸恒無面

目更向下風益增慨然之至并惟照察安為人所笑罵
區區之祝也非是下無以發此狂言而他人之顛沛固
當坐而視之不足言也高明亦有以知此意也

答南義仙書

見示祥禪一節甚豁疑感雜記所言頃在朝國事亦
頗有類此者曾與諸友講求而前日本真時體然未記
其愧齒蓋既他無可據得此為例是矣曾子問過時不
祭固亦不專指時祭然與此果不同得見剖釋甚其果
論所論時事亦至論所鍼砭於鄙人者尤痛切為之流
汗終日而不能止也自己先自無失然後可及於家國
事安有空疎如許而能濟者哉况開導扶護之責在古

人猶或難之其在愚昧豈敢以是自任第以十年侍從
受恩深厚既不能見幾於初而為此淹滯則區區之
心不得不隨分致力或庶幾於萬一惟是險途難盡風
色日惡亦奈何不得徒切憂嘆尋常於古紙上指點他
人得失今身在此裏解脫不得所謂人心不似我心做
時不似說時者真千古之一慨也讀書不耐煩踈略之
病平生氣習間沉痾之證坐此無成白髮紛如時一思
之未嘗不慨然自悼今承厚教庶或自警以補桑榆未
知可遂願否權君定甫近與相從否每聞其入志烈甚
佳而尚未相值殊非一鄉相慕之意幸以鄙意傳布以
紹介於他日何如先生文集此間所慮正與未喻同大

槩看此事甚未易就若非一人融貫終始極致精力將
來不成頭緒或恐遂為千古之恨也趙丈以閑暇言之
則似可為也但近日於此等事此丈亦似泛泛問人意
且必參會眾見不主私論然後方可云云耳禹景善輩
欲不遺漏言隻字鄙意則以為論及義理處外如寒暄
泛然酬應文字不必盡錄何者先生之書出於世使一
言一句皆為後世法程為貴豈但以多為尚觀朱子大
全其平生往復書札必不止此且其所載書亦皆有論
義理者寒暄存問之辭則絕無而僅有之矣如何切冀
詳教

與南義仲書

前於忙擾中未得穩叙迨深依戀極欲就展阻抱無叩
玄機而人事衮衮逐日無暇空抱離索之懷有同湖山
萬里之隔一墮塵臼每事如是寧有閑暇時節耶時自
懸嘆耳鍾律度數僕春間在館中進講書傳時略與人
講說當時稍有一二語首悟而其後不能收拾又復茫
然可笑知公必日有新得目牛無全尤欲一解飢渴第
恐公靳惜不肯說出妙法耳呵呵

與南義仲書 戊寅

鄙人年前在洛下埋沒於病患叢中素患心恙更劇漸
成虛損之證且緣世路漸窄無轉身地歸卧林下百事
灰心欲決終老之計而京中有病妹老母欲於氣力未

甚衰老之前暫往相見而來情理悶迫不暇計他得竊
欲於閑月間奉以西行而百事俱未快意晝思夜念無
一刻暫安於懷丈夫四十年要須識行藏未知此漂漂
者竟如何也想高明嗤罵而俯憐之矣舊業已昧新知
未進精神心氣日益凋落雖欲勉強素志以收分寸之
益厥路無由以此浮游不定之心冒昧風塵之際百差
千愆如衣破絮行草棘中奈何奈何金弘微所袖示論
禮往復數紙暫看深服精詣其間有稟白處當踈後日
細玩獻愚也

與南義仲書

傳疑今已卒業否此事無人主張而精諸公欲入梓而

皆未暇精校定成訛誤之書幸良侍致力使之無恨於
將來為望逢原抱文集入京鄙意亦甚憂之未知能有
結束耶自惟無狀忝遊師門而年來一向汨沒無復可
言至於向上事業則尤無倚仗處一出山門失其故步
者相續中夜以思殊可慨然所望惟在左右千萬千萬
士敬文近與相問否此文不通書札幾一年頃嘗致問
亦未見答流傳之說極有可笑者未知已聞之耶鄙
人豈豎月川者而彼亦以是為念則不亦甚乎鄙人來
後凡再承 召命惶懼不堪欲閉戶固辭則同志皆以
大義相責以為巧占便宜令人憂流不知所處已來裝
戒程為生行死歸之計然更望良侍之教之也近來精

神耗盡萬事無意而屑屑徒返有愧道路耳

與南義仲書 己卯

區區賸湖靡日不懸而塵冗埋沒重以病倦隔歲不得
修一字之問則不敏之罪也謹問即日衰況支勝否某
前月念五來投河舍一家粗安但賤疾乘困難發且為
寒氣所束吟苦度日何當一拜舒此紆鬱京中諸友皆
依舊樣先生文集同志數人傳相讐校擬覽訖無誤始
謄出他本為後進之計第校書無謬本非易事而諸人
皆奔走公私難圖合席已為欠事其間又有大段難處
事已已之議及今日所觸諸等語也若不出則恐至湮
沒不傳出之則事勢多碍令人腹悶不知哀侍之見如

何千萬商量見告

西華先生文集卷之十

皇朝文獻通考

11

